

社会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的 差异性影响研究

吴 航, 陈 劲

摘 要: 借助社会资本实施国际化战略已成共识。然而, 现有研究对于社会资本与国际化战略的匹配性缺乏关注。基于 227 家国际化制造企业样本数据, 重点研究社会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 商业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具有同等程度的正向影响, 政治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知识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如何借助社会资本推动国际化战略实施具有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 商业网络资本; 政治网络资本; 知识网络资本; 探索性国际化; 利用性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F27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7)02-0130-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7.02.014

一、引 言

2002—2015 年间,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路飙升, 占全球流量的份额由 2002 年的 0.4% 增长到 2015 年的 9.9%。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已成为政府和企业的战略共识。进入国际市场不仅意味着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利用技术优势获取规模经济收益, 同时还可以探索先进技术和互补资源^{[1][2]}。通过在国际市场上打出“探索”和“利用”的战略组合拳, 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实现了大幅提升。然而, 中国企业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仍面临诸多限制, 国际化发展之路一波三折。如 TCL 在 2003 年斥资 3.149 亿欧元并购汤姆逊, 但这次并购并没有给 TCL 带来拓展欧美市场的机遇, 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企业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资源、营销资源、组织冗余^[3]。因此, 在内部资源限制和国际化经验缺失的情况下, 企业应该思考如何从外部网络寻找实施探索性和利用性国际化战略所需的资源^{[4][5]}。

理论上关于外部网络与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国际商务和组织学习两个领域。一方面, 国际商务领域的学者虽然在理论上初步区分了探索性和利用性两种国际化战略^{[6][7][8]}, 但在实证研究中仍将国际化视为一个整体, 重点研究不同类型的网络资源与国际化的关系, 但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9][10][11]}。如 Lu 等^[10]发现商业网络资本和政治网络资本通过增强信息获取能力和适应能力进而推动企业国际化; 邓新明等^[9]发现民营企业政治网络资本对企业国际化总体上不具有显著影响, 对国际化广度具有负向影响; Manolova 等^[11]也发现企业间商业网络资本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企业实施国际化二元战略的创新效应及关键影响因素研究”(71502064)

作者简介: 吴航, 管理学博士, 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620); 陈劲, 管理学博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

对国际化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同一网络资源对探索和利用两种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理论上有必要进一步阐释同一网络资源对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的差异化影响。

另一方面,组织学习领域学者重点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了探索和利用的驱动因素^{[12][13]}。Yli-Renko等^[12]发现高技术新创企业顾客关系资本的关系维度(社会交互)、认知维度(关系质量)、结构维度(顾客网络关系)通过知识获取进而影响知识利用。Atuahene-Gima和Murray^[13]发现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产业内管理关系、产业外管理关系、权利)、关系维度(信任)、认知维度(团结性、战略一致)对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探索和利用具有重要影响。邱伟年等^[14]发现社会资本(社会性互动、关系质量、认知)对探索性学习具有正向影响。简言之,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探索和利用的影响,鲜有研究涉及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正如Atuahene-Gima和Murray^[13]所说,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探索性和利用性学习的影响机理。

本研究基于March^[15]对于探索和利用的经典定义,对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进行了精确定义,并认为实施两种国际化战略需要差异化的资源基础,而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所提供的主要资源类型存在差异,因而对探索性和利用性国际化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具体而言,以227家国际化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整合国际商务和组织学习两个领域的研究,尝试剖析商业网络资本、政治网络资本、知识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的差异化影响,为企业管理者 and 政策制定者推动国际化战略实施提供新的思路和政策指引。

二、理论与假设

(一) 国际化战略: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

目前国际商务与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均将国际化视为一种整体战略,忽视了企业国际化的动机差异。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可以按照组织学习领域的探索和利用视角将国际化划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March^[15]将探索定义为与搜寻、变异、风险承担、实验、柔性、发现以及创新等相关的活动,往往具有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收益回报,将利用定义为与精炼、选择、成果、效率、履行等相关的活动,往往具有较低的风险和可预期的收益。探索是对未知领域知识的追求,而利用是对已知领域知识的运用。依据这种逻辑,本研究将探索性国际化定义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广泛搜索新知识和互补资源的活动,将利用性国际化定义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利用自身资源和知识的活动。

事实上,本研究对于国际化战略的划分和界定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高度根植于国际化领域的已有理论。早期国际商务领域的垄断优势、内部化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均假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提是拥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而实施国际化战略是为了在全球市场利用这些优势^{[16](P175-176)}。后期研究逐步认可了国际化的探索动机,特别是对于新兴经济国家企业国际化的理论研究,如LLL理论、跳板理论、战略动机理论,均强调企业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认为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目的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资源以增强企业竞争力^{[17][18]}。

(二)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自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被引入管理学领域,在解释企业资源交换与资源流动、知识交流与知识共享、创新与绩效等方面应用广泛^{[19][20][21]}。对于国际化企业而言,社会资本是嵌入在国际化企业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中的可用资源总和^[19]。目前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1)承袭Nahapiet和Ghoshal^[19]对于社会资本的维度划分方式,研究结构维、关系维、认知维对于企业经营行为或绩效的影响^{[12][13]};(2)承袭Coleman^[22]对于社会资本的功能主义界定,认为企业所嵌入的利益相关者网络能够带来差异化的资源。依据这种思想以及各学者研究兴趣点的

差异，理论界重点探索了企业家与不同社会角色成员交往对企业经营行为或绩效的影响^{[20][21]}。

鉴于目前对于社会资本与探索、利用关系的研究重点关注结构维、认知维和关系维对于探索和利用活动的影响^{[12][13]}，而忽视了对于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深入剖析，因此本研究响应 Atuahene-Gima 和 Murray^[13] 的呼吁，在国际化背景下阐释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探索和利用活动的差异性影响（如图 1 所示）。对于社会资本的类型划分，学界的经典研究依据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资源类型重点关注了商业网络资本、政治网络资本和知识网络资本^{[20][23][24][25][26][27]}。商业网络资本表示企业嵌入到顾客、供应商、竞争者网络中所能获取的资源；政治网络资本表示企业嵌入到各级政府部门网络中所能获取的资源；知识网络资本表示企业嵌入到高校、科研院所、技术中介组织及其他行业技术专家网络中所能获取的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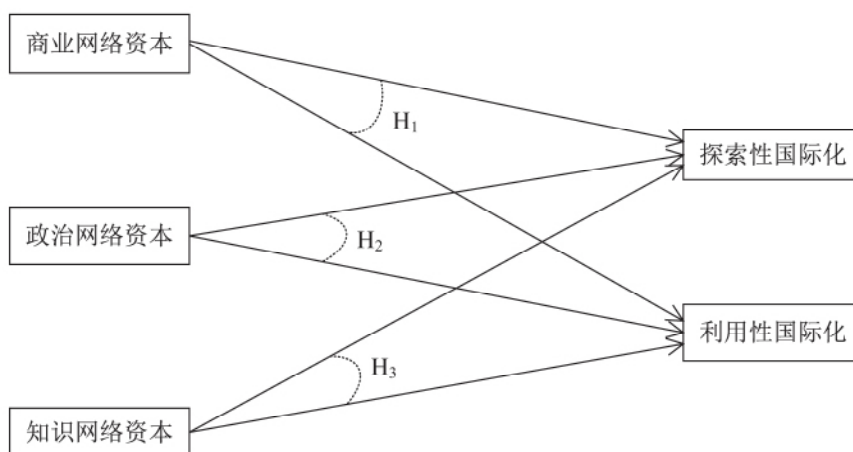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资本与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关系模型

（三）假设提出

1. 商业网络资本与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商业网络资本主要是指本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通过网络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20][24]}。通过与顾客、供应商和竞争者的接触，企业能够直接了解国外市场的技术和营销知识，这对于企业国际化至关重要。耿新和张体勤^[24]认为企业在建立外部商业网络的过程中，无形之中已经嵌入到了网络的网络之中。这意味着商业网络对于国际化企业而言能够发挥一种桥梁作用，帮助企业获取更广的网络资源。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认为相比探索性国际化，商业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实施探索性国际化关键在于承受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高的不确定性风险，而实施利用性国际化最关键的是了解国外顾客偏好和政治法律环境，以及建立稳健的生产系统^[13]。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能够帮助企业获取优质原材料和及时配送服务，与顾客的战略合作能够提高顾客忠诚度、增加产品吸引力，与同行业和竞争性企业的战略合作能够推动产品升级换代，熟悉国外市场运营规则。因此，商业网络更能够为企业实施利用性国际化战略提供绝佳的资源基础。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₁：相比探索性国际化，商业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2. 政治网络资本与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政治网络资本是指企业与政府机构、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通过网络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20][24]}。尽管经历了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国政府仍然控制着大量资源，因此与政府机构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企业国际化非常关键^[20]。政府部门不仅为企业了解国外文化、顾客需求和商业制度提供了机会，同时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资金支持，如税收减免、贷款支持等^{[10][28]}。然而，本研究认为政治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

正向影响。依据 March^[15]对探索和利用的区分逻辑,相比利用性国际化,探索性国际化更加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且短期收益不确定的活动,但却能决定企业长期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发展面临最大难题就是技术落后、产品升级换代缓慢、资金缺乏、融资困难。尽管国内企业普遍意识到对接国际技术前沿是完成技术升级换代、实现创新追赶的最佳途径,且长期竞争优势取决于技术更新能力,但缺乏资金支持与实施探索性国际化的高投入、高风险属性使得企业望而却步。因此,对于政治网络资本丰富的企业而言,从政府部门获取的资金和贷款支持能够有效提高国际化企业的风险承担性,快速推动探索性国际化战略的实施。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₂: 相比利用性国际化,政治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3. 知识网络资本与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知识网络资本是指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技术中介机构、行业技术专家通过网络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26][27][29]}。以往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重点关注商业网络资本和政治网络资本,事实上知识网络资本也是一种重要的网络资源。作为具有强知识属性的外部网络资源,知识网络资本能够为企业国际化提供大量的技术和市场机会^[24]。企业国际市场上探索新竞争优势、利用现有竞争优势都需要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基础。然而,相比探索性国际化,知识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尽管技术知识、营销知识、资金支持都会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3],但限制中国企业实施探索性国际化的最大瓶颈是缺乏资金,企业无法承受实施探索活动所带来的高风险,而限制企业实施利用性国际化的关键因素是生产出满足国外顾客偏好的产品。外部知识网络虽能为企业探索海外知识提供智力支持,但从外部知识网络获取的知识和信息更倾向于提升产品开发和创新能力。因此,拥有丰富知识网络资本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利用性国际化战略。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₃: 相比探索性国际化,知识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 数据收集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所有问卷题项均由企业高层管理者和部门主管填写。问卷中所有题项的设计均是结合现存的经典文献和预调研检验。首先,结合主流文献设计出各变量的测度题项,然后通过预调研的措施选择几位专家学者和企业人员进行现场访谈,并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措辞进一步提炼和修正,使之更加符合中国语境。发放问卷主要通过三种渠道。第一,在各 MBA、EMBA 培训班和项目调研现场发放问卷 155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3 份,有效回收率为 85.8%。第二,委托同学、朋友发放问卷 389 份,回收有效问卷 68 份,有效回收率为 17.5%。第三,通过 E-mail 发放问卷 185 份,回收有效问卷 26 份,有效回收率为 14.1%。因此,利用三种方式共发放问卷 729 份,回收有效问卷 227 份,有效回收率为 31.1%。样本特征如下:从填写人学历上看,专科及以下占比 16.74%,本科程度占比 74.45%,研究生程度占比 8.81%。从企业规模上看,500 人以下占比 25.55%,501—2 500 人占比 30.40%,2 500 人以上占比 44.05%。从企业年龄上看,5 年及以下占比 7.05%,6 年—10 年占比 24.23%,11 年—20 年占比 41.41%,20 年以上占比 27.31%。由于所有数据均来自同一问卷填写者,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测试。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未旋转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因子能够解释绝大多数的变差,因此所采集的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二) 变量测度

为了提高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充分借鉴文献研究中的成熟量表。所有量表均采用 7 点 Likert 量表进行测量。

1. 社会资本。借鉴 Peng 和 Luo^[20] 对于商业网络资本和政治网络资本的测度方式,以四个题项来测度企业与外部顾客、供应商、竞争者和其他行业内企业建立的合作关系情况,以四个题项来测度企业与政府部门建立的合作关系情况。借鉴耿新和张体勤^[24]、Guan 和 Liu^[27] 对于知识网络资本的理解和测度方式,选用三个题项来测度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技术中介机构建立的合作关系情况。具体测度题项如表 1 所示。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及 α 系数

构念	测度题项	标准化因子荷载值	AVE	α 系数
商业网络资本	1. 企业与顾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0.880	0.752	0.924
	2. 企业与供应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0.872		
	3. 企业与同行业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0.883		
	4. 企业与竞争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0.832		
政治网络资本	1. 企业与政府部门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0.905	0.780	0.933
	2. 企业能从政府部门获取国际化所需的资源	0.858		
	3. 政府部门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和信息	0.872		
	4. 政府部门的帮助增强了企业的发展信心	0.895		
知识网络资本	1. 企业与高校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0.871	0.770	0.909
	2. 企业与科研院所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0.877		
	3. 企业与技术中介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0.884		
探索性国际化	1. 从海外市场获取高层次的研发和管理人才	0.896	0.841	0.963
	2. 获取企业创新所需的技术和营销资源	0.898		
	3. 接近国外的创新环境,获取成果溢出	0.907		
	4. 利用国外良好的 R&D 硬件基础设施	0.895		
	5. 与当地行业领先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0.987		
利用性国际化	1. 在国外市场上利用企业的技术优势	0.844	0.702	0.921
	2. 占领国外市场以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	0.835		
	3. 生产出满足国外顾客消费需求的产品	0.855		
	4. 在国外设立生产基地以降低运输成本	0.841		
	5. 利用国外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源	0.814		

注:所有标准化因子荷载值均在 $p < 0.001$ 水平上显著。

2. 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依据 Makino 等^[6]、Hsu 等^[2] 对于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内涵的经典阐释,本研究分别以五个题项来测度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具体测度题项参见表 1。

3. 控制变量。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以企业人数的自然对数来测度企业规模;以企业成立之初至调查之日的经营年限来测度企业年龄。

(三) 信度和效度分析

通过对各变量 Cronbach α 系数计算发现,商业网络资本 ($\alpha = 0.924$)、政治网络资本 ($\alpha = 0.933$)、知识网络资本 ($\alpha = 0.909$)、探索性国际化 ($\alpha = 0.963$)、利用性国际化 ($\alpha = 0.921$) 五个构念的 α 系数均大于 0.9,说明本研究各构念的测度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此外,五因子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模型拟合良好 ($\chi^2 = 339.433$; $\chi^2/df = 1.896$, NFI = 0.931, NNFI = 0.956, CFI = 0.966, IFI = 0.966, RMSEA = 0.059),且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荷载值均大于 0.80 ($p < 0.001$),同时每个潜变量的 AVE 值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均大于 0.50,证实各构念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见表 1)。最后,发现所有构念的 AVE 值的平方根均远大于构念间相关系数,证实商业网络资本、政治网络资本、知识网络资本、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之间具

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四、研究结果

(一) 相关性分析

表 2 为本研究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从表 2 中可见, 商业网络资本、政治网络资本、知识网络资本与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均显著正相关。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系数矩阵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 企业年龄	15.80	8.246	1						
2. 企业规模	7.536	1.388	0.263**	1					
3. 商业网络	4.293	1.116	0.009	0.127	1				
4. 制度网络	4.275	1.137	0.048	0.230**	0.696**	1			
5. 知识网络	4.14	1.219	0.006	0.064	0.551**	0.499**	1		
6. 探索性国际化	3.957	1.349	-0.001	0.198**	0.480**	0.517**	0.365**	1	
7. 利用性国际化	4.591	1.066	0.041	0.143*	0.584**	0.498**	0.615**	0.187**	1

注: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二) 结构方程模型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 来检测商业网络资本、政治网络资本、知识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的相对影响。借鉴 Hoskisson 等^[30]的分析思路, 本研究采取两阶段分析法, 即首先求出理论模型的整体拟合模型结果 (如表 3 所示), 然后对理论模型中的路径系数进行比较。在进行路径系数比较时, 对比分析理论模型与限制模型 (将假设中的对比路径系数设为相等) 的 χ^2 变化。当 $\Delta\chi^2$ 的变化为显著时, 证明路径系数相等的限制是不合理的, 即对比的两条路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这样就验证了假设的合理性。

表 3 路径系数比较分析表

模型	系数估计		χ^2	$\Delta\chi^2$	df	Δ df	P	检验结果
理论模型			435.667		219			
全部限制模型			447.826	12.159	222	3	< 0.01	
局部限制模型 (H_1)	0.190 [‡]	0.344***	436.044	0.377	220	1	> 0.1	不支持
局部限制模型 (H_2)	0.336***	0.019	442.411	6.744	220	1	< 0.01	支持
局部限制模型 (H_3)	0.093	0.453***	442.794	7.127	220	1	< 0.01	支持

注: [‡] $p < 0.1$, *** $p < 0.001$ 。理论模型为无限制模型, 全部限制模型为假设 1、假设 2、假设 3 中的 3 对路径系数均限制为相等后的模型。

应用 SEM 对理论模型进行拟合分析发现, $\chi^2(219) = 435.667$, $p < 0.001$, $NFI = 0.913$, $NNFI = 0.942$, $CFI = 0.954$, $IFI = 0.955$, $RMSEA = 0.062$, 理论模型拟合良好。各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如图 2 所示。

表 3 列出了假设检验的分析结果。第一行为理论模型的 χ^2 统计值和自由度, 第二行为全限制模型 (3 对路径系数均假定为相等) 的 χ^2 统计值和自由度, 以及全限制模型与理论模型的 χ^2 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证实两模型的 χ^2 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Delta\chi^2 = 12.159$, $\Delta df = 3$, $p < 0.01$), 即假设中 3 对路径系数的某些路径存在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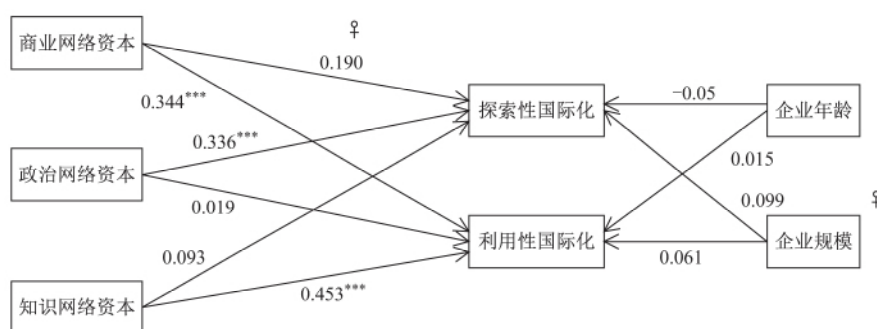


图 2 理论模型结构方程拟合系数

注: ♀ $p < 0.1$, *** $p < 0.001$, 表中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假设 1 提出相比探索性国际化, 商业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图 1 显示, 商业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 = 0.190$, $p < 0.1$), 商业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 = 0.344$, $p < 0.001$)。表 3 中的局部限制模型 (H_1) 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理论模型与局部限制模型 (H_1) 的 $\Delta\chi^2$ 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Delta\chi^2 = 0.377$, $\Delta df = 1$, $p > 0.1$), 证明尽管商业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 H_1 并未得到支持。

假设 2 提出相比利用性国际化, 政治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图 1 显示, 政治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 = 0.336$, $p < 0.001$), 政治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正向影响, 但不显著 ($\beta = 0.019$, $p > 0.1$)。表 3 中的局部限制模型 (H_2) 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理论模型与局部限制模型 (H_2) 的 $\Delta\chi^2$ 存在显著差异 ($\Delta\chi^2 = 6.744$, $\Delta df = 1$, $p < 0.01$), 证明政治网络资本影响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的路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政治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假设 H_2 得到支持。

假设 3 提出相比探索性国际化, 知识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图 1 显示, 知识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具有正向影响, 但不显著 ($\beta = 0.093$, $p > 0.1$), 知识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 = 0.453$, $p < 0.001$)。表 3 中的局部限制模型 (H_3) 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理论模型与局部限制模型 (H_3) 的 $\Delta\chi^2$ 存在显著差异 ($\Delta\chi^2 = 7.127$, $\Delta df = 1$, $p < 0.01$), 证明知识网络资本影响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的路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知识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假设 H_3 得到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在国际市场上实施探索和利用两种战略已成为中国企业拓展生存空间, 实现创新追赶的重要抓手, 而充分利用外部网络资源是决定国际化战略成败的重要支点。然而, 目前国际商务和组织学习领域的研究无法回答特定类型的网络资源对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的差异性影响。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深入剖析了商业网络资本、政治网络资本、知识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的差异化影响, 得出了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1) 商业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的差异化影响并不显著。研究证实商业网络资本对于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具有同等程度的正向影响, 原因可能是企业与顾客、供应商

和竞争者建立的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完善技术体系, 建立稳定的生产系统, 同时也能够提供一定的融资功能, 帮助企业实施高风险的探索性活动。(2) 相比利用性国际化, 政治网络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Lu 等^[10]提出政治网络资本能够为企业国际化带来大量的资金支持、信息支持,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对于中国企业而言, 政治网络资本所带来的资金支持、信息支持更能够推动探索性国际化战略的实施。(3) 相比探索性国际化, 知识网络资本对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商业网络资本和政治网络资本对于国际化的影响, 实际上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技术中介等建立的关系对于国际化同样重要。由于从知识网络获取的资源更能够用于产品创新和技术改造, 因而更能推动利用性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二) 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研究对于国际商务和组织学习两个领域的研究具有理论贡献。一方面, 尽管国际商务领域的学者区分了国际化战略的探索和利用动机^{[6][7][8]}, 然而在实证研究中仍将国际化视为一个整体, 剖析不同类型的网络资源对于国际化的影响机制, 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9][10][11]}。本研究深化了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 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对于不同国际化战略的差异化影响, 发现政治网络资本对于探索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知识网络资本对于利用性国际化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而商业网络资本对于探索性和利用性国际化具有同等程度的正向影响, 研究结论从更深层次揭示了“特定类型社会资本与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的匹配问题”。另一方面, 尽管组织学习领域的研究热衷于阐释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认知维度对于探索和利用的影响机理, 然而却忽视了对于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研究^{[12][13]}。本研究响应了 Atuahene-Gima 和 Murray^[13]的理论呼吁, 在国际化的情境下重点研究商业网络资本、政治网络资本、知识网络资本对于探索和利用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证实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商业网络资本、政治网络资本、知识网络资本)对于探索和利用的影响存在差异。

本研究对企业和政府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企业管理者应意识到实施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所需具备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 因此在关系经营时应有选择性地建立与国际化战略相匹配的外部网络关系, 将企业关系运营上升到战略高度。此外, 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 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国际化企业的战略差异, 对于实施探索性国际化的企业要加大税收减免和贷款优惠等财务支持力度, 鼓励同行业企业间的战略合作, 而对于实施利用性国际化的企业除了鼓励企业间战略合作, 还应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智库部门的合作。

(三)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这也对未来研究提供了空间。本研究仅分析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的差异性影响,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剖析社会资本的其他特征, 如整合研究企业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企业在外部网络中所处地位、与外部不同类型主体的联系强度等网络特征对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机理。此外, 未来研究可以剖析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影响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的中介机制。

参考文献

- [1] Chen, P. L., D. Tan, R. B. Jean. Foreign knowledge acquisition through inter-firm collaboration and recruitment; 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growth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6, (1).
- [2] Hsu, C-W., Y-C. Lien, H. Chen. 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small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3, (1).
- [3] Tseng, C. H., P. Tansuhaj, W. Hallagan et al. Effects of firm resources on growth in multinationa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6).

- [4] 王国顺,杨帆. 创业导向、网络能力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2011,(10).
- [5] Pinho, J. C., C. Prange. 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s and dyna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capabilities on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6, (3).
- [6] Makino, S., C-M. Lau, R-S. Yeh. Asset-exploitation versus asset-seeking: Implications for location choi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3).
- [7] Prange, C., S. Verdier. Dynamic capabilitie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1, (1).
- [8] Buckley, P. J., S. Munjal, P. Enderwick et al.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by Indian multinationals: Asset exploitation or asset augmentation?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6, (4).
- [9] 邓新明,熊会兵,李剑峰,等. 政治关联、国际化战略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2014,(1).
- [10] Lu, Y., L. Zhou, G. Bruton et al. Capabilities as a mediator linking resourc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in an emerging econom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3).
- [11] Manolova, T. S., I. M. Manev, B. S. Gyoshev. In good company: The role of personal and inter-firm networks for new-vent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 (3).
- [12] Yli-Renko, H., E. Autio, H. J. Sapienza.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knowledge exploitation in young technology-based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6-7).
- [13] Atuahene-Gima, K., J. Y. Murray.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on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07, (2).
- [14] 邱伟年,王斌,曾楚宏. 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探索式与利用式学习的中介作用[J]. 经济管理,2011,(1).
- [15] March, J.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1, (1).
- [16] Dunning, J. H.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1.
- [17] Luo, Y., R. Tung.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4).
- [18] 吴航,陈劲. 新兴经济国家企业国际化模式影响创新绩效机制:动态能力理论视角[J]. 科学学研究,2014,(8).
- [19] Nahapiet, J., S. Ghoshal.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
- [20] Peng, M., Y. Luo.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3).
- [21] Zhang, Y., H. Li. Innovation search of new ventures in a technology cluster: The role of ties with service intermediari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1).
- [22]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S).
- [23] 曾萍,邓腾智,宋铁波. 社会资本、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2013,(4).
- [24] 耿新,张体勤.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以组织宽裕为调节变量[J]. 管理世界,2010,(6).
- [25] Whittington, K. B., J. Owen-Smith, W. W. Powell. Networks, propinquity, and innovation in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9, (1).
- [26] Wang, C., S. Rodan, M. Fruin et al. Knowledge networks, collaboration networks,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2).
- [27] Guan, J., N. Liu. Exploitative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s in knowledge network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 A patent analysis in the technological field of nano-energy[J]. *Research Policy*, 2016, (1).
- [28] Zheng, W., K. Singh, W. Mitchell. Buffering and enabling: The impact of interlocking political ties on firm survival and sales growth[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11).

- [29]Wagner, S. ,K. Hoisl,G. Thoma. Overcoming localization of knowledge——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11).
- [30]Hoskisson,R. E. ,M. A. Hitt,R. A. Johnson et al. Conflicting voices: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heterogeneity and internal governance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strategi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4).

Differential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Exploring and Exploi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WU Hang, CHEN Jin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firm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does not uncover the fitness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Based on the data of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explor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ploi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business network capital has the same positive impact on exploring and exploi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while governmental network capital has more positive impact on explor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than exploi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knowledge network capital has more positive impact on exploi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than explor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oret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business network capital; governmental network capital; knowledge network capital; explor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loi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责任编辑 孙 洁)